旁白:

自从查理苏离开后，这几天他一直没有回家，习惯了有两个人在家，蓦然少了一个，难免感觉空荡荡的。

虽然偶尔还有来往的消息，但寥寥几行字，看不出他真实的心情。

又是一个周末，家里的门铃突然响起，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奔过去打开门。

可门后的人却并不是查理苏，而是抱着一个大纸箱的何医生。

何医生:

我看Charlie办公室东西太多，都放不下了，就给他收拾出来一些。

本来想让他自己拿回来，结果怎么也联系不上他。

旁白:

何医生神色有些迟疑，眉头不自觉地皱着。

我:

收拾东西……您是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吧？

何医生:

前几天，我路过他的办公室，发现门开着，里面站着个人。

说是患者，来找查医生复诊的。我问他名字又怎么也不肯说，最后匆匆忙忙跑走了。

我听说，他那天在大街上被人扔了臭鸡蛋。

我实在是不太放心，就过来看看，顺便把他的东西拿过来，以防万一再有人……

我:

那天的事情，您放心吧，查理苏已经弄清楚原因了，不过他这两天不在家。

旁白:

我对着老人露出笑脸，何医生闻言松了一口气，把手里的纸箱递给我，低声说了句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
何医生:

这孩子看起来开朗，其实心里很能藏事。最气人的是，他还藏得让你看不出来，问他，还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。

但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不一样。

旁白:

我微微一怔，原来何医生也能看出来，查理苏的心里藏着很多事。可他将秘密保守得很好，没有人能打开那扇门。

那些不经意泄露出的零碎记忆，就是我唯一能触及到的他的过去。念及那天的事情，我的心情又有些低落。

我:

可能也没有那么不一样吧，他其实不需要我，也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好。

旁白:

我抱过纸箱，何医生看了里面的东西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笑得有些伤感。

何医生:

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，是Charlie妈妈讲给我听的。

之前我们谈到双胞胎，她说，她的两个小孩除了长得一模一样，性格上没一点像。

一个小小年纪，就能自己睡觉，另一个怕黑又怕鬼，一定要睡到父母的房间里。

他妈妈问，天天吵着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，怎么睡觉还要人陪啊。

结果你猜这孩子说什么？

我:

是不是嘴硬说自己一点也不害怕？

何医生:

对。他说他不怕，是担心爸爸妈妈怕黑，陪他们睡。

我:

这个小孩……是查理苏吧？

旁白:

何医生怔了一下，点点头，似乎有些惊讶我一下子就猜了出来。

但这分明就是查理苏，我几乎能够看到他当时耍赖的样子。

何医生:

好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天我和老婆说好要回去做晚饭的。

这些东西就拜托你了。

Charlie，也拜托你了。

旁白:

我低头看向箱子里的东西，大多是笔记本或者资料，还有个写着“love未婚妻”的水杯、一条与我同款的小鸟毛毯。

抬起头，何医生的背影就快走远，我突然有种冲动，开口叫住了他。

我:

何医生，我想问你要一个人的电话。

旁白:

何医生离开后，我想将这箱东西存放起来，又怕里面压坏了什么，便先简单整理一下，刚拿开毛毯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本熟悉的黑色笔记本。

我见过上面记录的、未能生还的人和希波克拉底宣言。可这一次它却是底页朝上，封皮微微

掀开，露出一张被描摹过许多次的画像。

画像与查理苏几乎分毫不差，旁边还记录着数个日期，我认出其中一个是叶麟移植手术完成的那天。

但总有哪里十分违和，我盯着画像上那双温和、沉静的眼睛。

查理苏当然有专业理智的时候，可即便是这些时刻，他的眼睛仍旧像是淬了火的琉璃，还带着灼人的热度。

心底的某个想法仿佛得到了确证，我颤抖着双手，找出一张纸，画下在查理苏记忆中看到的，那个窄小的沙坑。

一路找到那个破旧的居民区时，夕阳铺满了楼间天井。我不知道查理苏曾经住在哪一家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这里，干脆抬起头来，大喊他的名字。

声音在空楼间来回回荡，我没有得到回应，可却感觉到发泄般的快感，于是坐在台阶上不管不顾地继续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这个感情骗子！骗我三年青春！

旁白:

这些房子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人居住了，因此也无人在意我的呼喊，只有一块褪色的旧床单飘扬在天台上。

我:

嘴里没一句实话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就把你的衣服毯子杯子都拿出去卖掉抵债了！

而且我要和你分手，破镜绝对圆不回来的那种！

旁白:

话音未落，其中一栋楼的回廊上探出一个银色的脑袋。

也许我已经想过千百遍他会出现在那里，这一瞬间竟然不觉得惊讶。查理苏推开脸上的墨镜，颇为不满地望着我。

查理苏:

怎么会有人诽谤自己的未婚夫的。

我:

是不是诽谤，你自己心理清楚。

快点下来接我去你家。

旁白:

查理苏似乎应了两声是，从回廊短暂消失了，一路小跑到我面前，在我的凝视下，不情不愿地带我爬起了楼。

楼梯栏杆上锈迹斑斑，墙皮大片脱落掉在地上，他护着我走在正中，一路带我找到了一间普普通通的房子里。

我把背了一路的东西放在桌上，才有空打量起周围。这间房三室两厅，还维持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装修，落了些灰尘却也算得上干净。

查理苏:

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

我:

我在你的记忆里看到过一个沙坑，还有这些楼的样子。

就是这个城里的沙坑实在是太多了，不然我早早就找到你了。

旁白:

我在已经没有了弹性的老式沙发上坐下，摸了摸走痛的脚腕。

查理苏眼眸暗了暗，蹲下身帮忙脱掉鞋子，让我将脚放在他的腿上，轻轻揉捏我酸疼的小腿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真的没事。

我就是出来散散心，很快就会回去的。

旁白:

又是这样的话，那个会说“我不怕，是陪你们睡”的小孩子，他的神态与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
我:

是我想找你。

没人陪我吃饭，所以才来找你的。

能陪我吃个饭吗？

旁白:

我将带来的袋子打开，拿出两个还温热的打包饭盒。查理苏愣了一下，扬起唇角。

查理苏:

很乐意。

旁白:

他收了收桌子，洗了手，这才打开饭盒。里面是肠粉，那家街坊老店得过他的好评，我便又去买了一次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什么时候喜欢吃肠粉了？

我:

不是我爱吃，是你说过你爱吃。

查理苏:

是我的——

我:

你说的爱吃肠粉，爱撒娇的那个人，一直都是你自己吧。

旁白:

我截断了他的话，盯着他的脸。

查理苏的眸光闪烁了几下。片刻，他笑了，如释重负般呼出一口气，语气中带着些不易察觉的失望。

查理苏:

又是天赋吗？

我:

我确实用天赋看到了一点点东西，但你的回忆实在是乱七八糟。

再加上你说话老是真真假假，靠天赋根本看不到完整的真相。

我能依靠的只有直觉而已，凭我了解的你，凭我跟你相处以来的所有感受。

查理苏:

你现在讲话好直接。

我:

我一直都是这样的。

查理苏:

确实，你一直都这样。

我:

那你呢？

查理苏:

我就不一样了，满嘴谎话，真假难辨。

旁白:

他耸了耸肩，不甚在意的样子，我伸出手，揪住他的脸轻轻向两边拉。

我:

但我分得出来。

旁白:

也许是我很少对他这样“动手动脚”，查理苏眼中闪过一丝错愕，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因此难以维持。

我:

我分得出来。

在飞机上跟我约定三年婚期的是你。

但……说只是出来散步的就是你骗我的。

旁白:

我松开手，他却没有动，让人很轻易地望进了他的眼睛里。

我:

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存在，说你是双胞胎哥哥呢？

旁白:

为什么。他沉默着，就像是连他自己也不记得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良久，才重新开口了。

查理苏:

有一对双胞胎，弟弟从小调皮捣蛋，哥哥却聪明又厉害，所有人都说哥哥是天才，所以他从小就很羡慕他。

为什么那个家里，大家都是天才，只有他看几页书就会睡着。

可因为他的自私和嫉妒，害死了他的哥哥。

一开始是愧疚，他选择了扮演哥哥。可演着演着，他发现自己已经拿不掉这个面具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声音一开始还有些滞涩，后来说得越来越快。
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户旁，夕阳余晖寥落地落在他的后背。

我也跟过去，从这个角度，能够看到楼下的沙坑，里面已经没有多少沙子了，结着一层褐色的块。

查理苏:

就是在这里，我哥写下了DEA的结构式。

一写下来，他就将他抹掉了，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。

可我知道那个公式肯定很厉害。

我的记性很好，就算一点也不懂，也能把这个结构式记下来。

旁白:

查理苏忽然拉起我的手，带我到另一个房间门口，用力转了好几下把手，才将这扇门打开。

惊起的灰尘飘落，这是一间堆满杂物的房间，空气里都是腐朽的气息。

只有一个角落里，贴着执剑勇士的贴画，已经褪了色，查理苏走到那里，蹲下来。

查理苏:

就在这个房间里，我把结构式抄在了自己的本子上。

一开始是想多看几遍，也许我就能看懂。看懂了就是我的。

如果爸爸问起，我就可以不经意地回答。

那个时候，我只想做一天我哥哥。

旁白:

我的目光透过落满灰尘的矮小方桌，依稀看见了那个靠着贴画，认真钻研着结构式的小男孩。

一晃之间，那个小男孩就又消失了，只剩下站在门口的查理苏。

他带着我走出杂物间，隔壁是一间书房，厚重的木门里排布着白板和数个书架，我在一本书的扉页看见了查兆澎的名字。

查理苏:

不知怎么，父亲发现了这本笔记本，也看到了上面的结构式。

他把我叫到书房，问这是谁写的，我告诉他，是哥哥。

旁白:

所以，他有一个机会谎称那是自己写的，但是他没有。我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咽下。

我们再一次回到客厅，客厅的桌子其实很大，现在只放了两个餐盒，显得有些单薄。

查理苏:

那天晚上他很高兴，喝了很多酒，买了各种各样我们喜欢的东西。

我吃了很多，哥哥却并不高兴。

旁白:

他坐在沙发上，拆开筷子，低头吃了一口属于他的那盒肠粉。墙上的时钟早就停止在了某刻，我们也像是陷在这场时空旅行里。

后来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了。

查兆澎根据儿子提供的结构式，研制出DEA的原型，被其他势力暗中觊觎。

有人绑架了他的两个孩子，要他用DEA的原型去换，他没有换。

绑匪燃起的大火里，只有一个孩子活了下来，是查理苏穿着哥哥脱下的鞋子，最终逃出生天。

余晖一点点从屋子里消失，那盒肠粉，也被查理苏慢慢地吃完了。

查理苏:

是我害死了他。

如果我没有留下那个公式，我们就不会被绑架，他也不会为了救我而死在火里。

旁白:

他的嘴唇翕动，没有发出声音，可我看懂了，他说的是为什么。

为什么最后是我活着？

我握住他垂落在身侧的手，冷得像一块冰。

他是不是一直活在这个问题里？

我:

所以，你决定扮演他。

你告诉所有人，弟弟已经死了，而活下来的是哥哥。

他更聪明更优秀，更不会惹祸，也更应该好好地长大。

长成你现在的样子，世界上最优秀的查医生，你就是这样想的，是吗？

查理苏:

这是我欠他的。

不，这本来就是他应该有的人生，却被我偷走了.

我怎么能不还给他？我必须要还给他。

旁白:

所以他开始努力，做一个聪明的小孩。

可他看到的分明是与哥哥不同的东西，比如隐匿于黑暗世界里的鬼魅，比如一只被困住的独角仙。

他还能够怎么样呢，只能选择不去看，只能选择捂住眼睛，拼命向前奔跑。

直到他的游刃有余，他的完美，他无懈可击的履历，可以一层一层地把心核也包裹起来。

我:

你要还给他，可是你呢，你的人生怎么办？

查理苏:

现在这样不好吗？

未婚妻你知道吗，现在大家都说我是天才。

当年那个小孩不会想到，有一天长大后他会变成天才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着看我，样子很满足。

我相信他的满足不是假的，相信他本就有做天才的梦想，相信他足够善良，也足够坚定。

但这么多年里，他真的从没有委屈过，从没有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吗？

如果有……我的心密密实实地疼痛起来，我想要回到过去，抱抱那个无人知晓的被留在大火里的孩子。

我:

都没有人知道你这么努力啊……

旁白:

我抱不到那个孩子，只能抱到眼前的这个人，尽管已经来得太迟。

这是个别扭的拥抱，我们隔着距离，查理苏垂着眼角。

查理苏:

我欺骗了我的未婚妻。

告诉她我是查理苏，实际上我一直都是另一个人。

我的身份是假的，我的感情不是。我还没有那么会装。

但是欺骗就是欺骗。

我:

你说得对，欺骗就是欺骗。你会向你的未婚妻道歉吗？

旁白:

没头没尾的坦白，我也没头没尾地接着他的话。

查理苏看着我，眼睫颤了颤。如果他想要道歉的话，就道歉吧，许多人已经不在了，但我总是会做回应他的人。

查理苏:

对不起。

我:

我原谅你。

旁白:

我们说得都很郑重。

查理苏低下头去，额头抵在我的肩膀，很重。我才知道原来之前他抱着我的时候，从不用全部的力道。

他还在小声说着什么，似乎是我不该这样轻易地原谅他。

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拍了拍他的手。

我:

你等我一下。

旁白:

我拿出手机，找到最新添加的那个号码，按下拨号键后递给查理苏。

他不明所以地接过来，在看到屏幕上的名字时，脸色变了，可电话已经接通。

听筒那头是一个年轻男人虚弱的声音。

？？:

是查医生吗？我一直都想给你打电话，终于有机会了。

查理苏:

叶麟。

叶麟:

是我。查医生，我一直想谢谢你。

我现在恢复得很好，可以连续保持清醒十个小时，还能坐起来。

旁白:

叶麟笑了两声，又轻轻咳嗽起来。

叶麟:

你知道这在之前有多不可思议吗？

旁白:

他的声音里充满喜悦，查理苏静静地听着。

查理苏:

你现在的心脏，动脉有轻微的硬化，你知道吗？

叶麟:

知道。

旁白:

叶麟似乎是在找什么资料，传来翻动书页的哗啦声。

叶麟:

可能会让心脏供氧不足，严重起来还会停跳，之类之类的吧。

查理苏:

不怪我？是我坚持要给你移植这颗心脏。

旁白:

这一次，那边的回复没有丝毫迟滞。

叶麟:

所以是你让我活下来的。

查医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活着。

旁白:

电话很快挂断了，查理苏却迟迟没有放下手机。

我看到他紧握着手机的指节微微发白，看到他的眼睛闭着，不显眼的红从眼角透出来，看到他抬起另一只手，却不知道要做什么。

他不再笑了。

脸皱成一团，就像个还不会做表情的小孩子。

我:

外面有千千万万人，也因为你的决断活着。

现在发生的一切，都不是你的错。

查理苏:

我知道。

我:

查理苏，这不是你的错。

不是你的错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点头。

他似乎想要再一次努力弯起嘴角，但最终失败了。

查理苏:

不用说那么多遍的，未婚妻。

我:

不是你的错。

旁白:

我一遍遍地重复着，靠近他，直到能看清他脸上薄薄的湿意。

他还没有明白，二十余年来他都在自责，我不知道要说多少遍才能够让他停止，但是我愿意一直说下去。

我:

不是你的错，我有一百种一千种方法可以证明这一点，我还有很多很多证人。

旁白:

我的语气很夸张，查理苏轻轻笑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他们知道我做了什么，不一定愿意来。

我:

那就再包括刚认识你的我，在酒吧被你解围的我……

和你一起过了生日的我，被你带着玩滑滑梯的我……

旁白:

我不间断地说下去，直到他伸出手，把我紧紧地按在怀里。

查理苏:

你是不是还想看我哭。

选项光:是，哭出来更好

我:

如果我说是呢？

比起你一直逞强，我更想看你痛快地哭。

旁白:

我将手掌放在查理苏的后脑，坚决地将他按在我的肩膀，同时回过头去，做出绝对不看的架势。

查理苏似乎有些哭笑不得，叹了口气，安静地待在那里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感到肩膀上的布料被什么东西温热地浸湿了。

选项夜:没有，看你哭心疼

我:

才没有。

看你哭，我还心疼呢。

旁白:

我学着他以往的样子，捧着心口。

查理苏却不像以往那样插科打诨，伸出手来，认真地给我揉着。

也许他是对的，随着他的动作，看着他平静下来的眉眼，我的胸口真的有一股尖锐的痛觉，正在慢慢消失。

天色是墨一样的黑，窗户外没有星光，有一场雨也许就要来了。我们不顾空气的潮湿黏腻，仍旧一起挤在沙发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

分支结束

旁白:

说查理苏他小时候喜欢的甜食、讨厌的蔬菜、对哥哥做的恶作剧、藏起来的小金库……

还有他怎么将所有人都骗过了，却唯独骗不过自己，怎么逃避，又怎么去了雪山，怎么把自己治好。说到最后，他的眼里只剩下怀念。

我:

扮演另一个人，是不是很辛苦？

查理苏:

也没有。只不过有些原本想做的事情，不太能体验了。

我:

比如呢？

查理苏:

比如其实我很喜欢吃牛油果，但我哥过敏。

我:

那今后买一箱给你放在家里吃。

你还想体验什么，我都陪你体验好不好？

旁白:

他低低应了一声，房间里安静下来。

他也许还需要时间去想起他究竟想要体验什么，我将手指插进他的指缝，掌心相贴，安静地等待着。